

1945年的恋人

Hothouse Flower

[英]路辛达·丽雷◎著

Lucinda Riley

李杨 冯秋萌◎译

他下定决心永远生活在这里，
对于这个决定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的痛苦，他觉得平静并且合理。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

1945年的恋人

Hothouse Flower

[英]路辛达·丽雷◎著

Lucinda Riley

李杨 冯秋萌◎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45年的恋人 / (英) 丽雷 (Riley, L.) 著; 李杨, 冯秋萌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1

书名原文: Hothouse Flower

ISBN 978-7-5404-5210-0

I. ①1… II. ①丽…②李…③冯…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472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1-301

Original Title: Hothouse Flower

Copyright © 2010 by Lucinda Ri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nguin Book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1945年的恋人

作 者: [英] 路辛达·丽雷

译 者: 李 杨 冯秋萌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孙淑慧

特约编辑: 孙淑慧 朱桂林

版权支持: 李彩萍

营销支持: 张 宁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403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210-0

定 价: 33.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楔子

暹罗

很久很久以前……

在暹罗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一个男人炽烈地、不可救药地深深爱上一个女人时，他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取悦她，赢得她的芳心，让自己成为她心中至高无上的神。

暹罗国曾经有位王子，就这样爱上了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他苦苦追求，最终抱得美人归。但就在他们即将举行举国欢腾的盛大婚礼的前几天晚上，王子开始感到些许不安。

他知道必须用自己的英勇和能力证明对她的爱意，让她一辈子离不开他。

他要找到像他的新娘一样美丽的稀世珍宝。

思前想后，他唤来三名最忠实的随从，给他们下达了指令。

“传说在我们国家有一种夜兰花，生长在北方的山顶。你们去替我找来，我要在婚礼当天献给我的公主。最早将花带回来的那个人，将得到我的奖励——一笔让他享用不尽的财富。而另外两个则无法活着见证我的婚礼。”

这三名随从在王子面前恭敬地鞠了一躬，心里满是惊恐与忐忑。他们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了。所谓的夜兰花只存在于神话之中，正如即将载着王子去神殿向公主许下誓言的皇家御舟上，那珠光宝气的船首金龙一样，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那一夜，这三名随从各自回到家中与亲人告别。他们中的一个头脑聪明，他并不像另外两人一样万念俱灰，尽管他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

在早晨来临之前，他已想出了一个对策。一大早，他便动身前往水上市场。他知道，那里不仅卖香料、丝绸，还卖一样东西：鲜花。

他花了几枚硬币买来一朵高洁典雅的兰花。深邃的粉紫色，花瓣沉郁，如天鹅绒般柔软。沿着曼谷狭窄的运河，他带着这朵兰花找到了那个抄写员。抄写员藏在他小店后面阴暗潮湿的作坊里，身边堆着手稿和卷轴。

这个抄写员曾在宫廷里任职，因此这个随从认识他。这个抄写员由于字写得太差，他誊写的稿子常常用不上。

“你好啊，”他把刚刚买来的花放在抄写员面前，“我给你找了份活儿，如果你能帮我完成，我可以给你很多钱，你恐怕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那么多钱。”

抄写员自从在宫廷里谋了这个差事之后，便只能勉强度日。听到这话，他抬起头，很感兴趣地问面前的随从：“什么活儿这么好赚？”

随从指了指那朵花：“我请你想办法用墨水把这朵兰花的花瓣涂成黑色。”

抄写员看着他，皱了皱眉头，又仔细看了看眼前这朵花说：

“嗯……可以是，但是以后新长出来的花瓣不可能是黑色，那时你就露馅了。”

“当新的花瓣长出来的时候，”随从说，“你和我都已经离这里十万八千里了，应该早就过上了像我的王子一样的生活。”

抄写员想了想，轻轻地点了点头：“今天黄昏的时候来找我，我会给你你要的夜兰花。”

随从回到家，告诉妻子尽快收拾好他们可怜的一点家当，并向她许诺以后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为她单独建造一座漂亮的宫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当晚，他回到抄写员的小店。当他看到桌上那朵漆黑的夜兰花时，大吃一惊，不由得欣喜万分。

他仔仔细细地检查着这朵花，抄写员干得太漂亮了！

“墨水已经干了，”抄写员说，“不会蹭到手指上。我试过了，你试试看？”

随从摸了摸花瓣，果然，他的手指没沾染一丁点儿墨水。

“但我可不敢保证它能撑多久。花朵自身的水分会弄湿墨水，而且绝不能让它淋雨。”

“这样已经很好了。”随从满意地点点头，拾起那朵花，“我回宫去了。今晚午夜时分在河边等我，我会给你属于你的那部分钱。”

* * *

王子和公主的婚礼如期举行，举国上下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婚

礼当晚，王子走进婚房，看见他的新娘正站在露台上欣赏着湄南河。河上还在不时地闪耀着为庆祝他们婚礼而点燃的烟火。他走到她身旁，陪她一起看。

“宝贝，我想送你一件礼物，一件象征着你的独一无二和完美绝伦的礼物。”

他递给她一个镶嵌着各色昂贵珠宝的纯金花盆，花盆里正是那朵夜兰花。

公主低下头看着它，它的花瓣漆黑如夜，却仿佛想要挣脱这与生俱来的浓重色彩，看起来那样疲倦、那样枯萎……甚至，在那不太自然的漆黑里，藏着一丝恶意。

然而她很清楚自己手中拿着的是什么，蕴藏着怎样的深情，也很清楚王子为她做了些什么。

“哦，我的王子，这真是美妙极了！你从哪里找来的？”她问。

“我找遍了整个国家。我敢肯定再也没有第二朵了，就像不会有第二个你一样。”他深情地望着她，眼里含着他能感受到的全部的爱。

她看到了他眼里的爱，轻轻抚摸着他的脸，给他爱的回馈，让他知道这爱是永恒的。

“谢谢你，它真的美极了。”

他抓住她的手，亲吻着她的手指。此刻，他想要完整地拥有她。这是他的新婚之夜，这一天他已经等得太久。他从她手里拿过那朵兰花，放在露台上，拥抱和亲吻着她。

“我们进去吧，我的公主。”他在她耳边呢喃。

她将那朵花留在露台上，跟着他走进卧室。

天尚未破晓时，公主便起床了。她走到屋外，准备迎接他们新生活的第一个清晨。

她看见门前有些浅浅的水洼，才知道昨晚下过雨。新的一天就这样来了，太阳仍旧躲在河对岸的树后，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她的露台上，有一朵粉紫粉紫的兰花，种在王子送给她的纯金的花盆里。

当她的手指触碰到花瓣的时候，她笑了。此时的这朵花，经过雨水的冲洗，干净健康，比起昨晚的那团漆黑，不知要好看多少倍。一点淡淡的灰色水迹不经意地漂在花儿周围的水洼里。

终于，她什么都明白了。她拾起那朵花，一边嗅着它天堂般纯净的香气，一边想着该怎么办。

说出真相会有人受伤，若想不让任何人受到伤害只能隐瞒实情。

不一会儿，她走进卧室，回到王子的怀中。

“我的王子，”她对刚刚醒来的他轻声说道，“我的夜兰花昨天夜里被人偷走了。”

他猛地坐起来，惊恐万分，正要叫来卫兵，她微笑着赶忙安慰他道：“亲爱的，不用了。我想那朵花只在昨晚属于我们。昨晚我们在它的见证下合二为一，我们的爱情也完美绽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别去期望这样神奇的花朵只留在我们手中……它总有一天会枯萎死去……那时我会无法忍受的。”她牵起他的手，在上面印了一个吻，“我们应该相信，它神奇的力量和绝世的美丽已经在我们

幸福生活的第一晚给予我们祝福了。”

王子想了想，没有坚持去叫卫兵。他是全心全意地爱她，而且现在她已经完完全全属于他，他已经很满足了。

他相信，他们的婚姻会幸福美满，新婚之夜已为将来的孩子播下种子，未来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将发生。他还将永远相信，那朵神秘的夜兰花曾经赐予他们魔力，但不是他们能够留住的。

就在王子和公主婚礼第二天的早晨，一个贫穷的渔夫坐在离皇宫上游一千英尺的湄南河岸钓鱼。两个小时过去了，一直没有鱼上钩。他在想也许是前一天晚上的烟火把鱼都吓到河底去了。如果他钓不到鱼拿去卖，一家老小便要挨饿了。

太阳从河对岸的树丛里渐渐升起，阳光照耀着河水。他隐约看到有什么东西在随波荡漾的水草里闪闪发亮。他扔下钓竿，蹚过河水去捡那东西。在它要随波漂走之前，紧紧地抓住了它，将这个缠满了水草的东西带回岸边。

当他清理掉覆盖的水草时，天哪，他看到了什么！

一个纯金的花盆，镶嵌着钻石、翡翠和红宝石等珍贵珠宝。

他完全忘记了他的钓竿，他将那花盆放进篮子里，直奔城里的珠宝市场。他止不住欣喜地想到，他的妻儿老小永远不会再挨饿了。

目录

Contents

楔子

上篇 冬

002 /第一部 秘密的笔记本

099 /第二部 离别

下篇 夏

212 /第三部 暹罗之恋

297 /第四部 她缄默的往事

358 /第五部 久违的沃顿庄园

上篇

英格兰 诺福克郡



冬

第一部

秘密的笔记本

1

每晚，我都做同一个梦。仿佛我的整个生命被抛向空中，变成无数碎片散落下来，前后颠倒，里外混乱。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错乱不堪。目之所及，天崩地裂。

都说人的梦境很重要，因为它预示着一些东西，一些你想刻意隐藏或逃避的东西。

我没有逃避什么。我倒是希望我可以。

为了忘却，我选择睡眠。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回忆，现在，我只需要平静。

我没疯。尽管我近来常常冥思苦想疯狂的滋味到底是什么。这世上成千上万个独立自我的个体，每一个都拥有自己专属的DNA，都持有自己对这个世界最独特的认知。而且人与人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

所以我相信，人类真正意义上一脉相传的仅仅是受之父母的骨肉躯壳而已。比如，我常常听说人们在悲伤时候的反应千差万别，很难说哪一种反应是错误的。有的人日日悲号；也有的人看似无动于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照常过日子，却把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

我已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的反应，反正没有一连哭上好几个月。事实上，我几乎没怎么掉泪。

但我也不会淡忘。永远不会。

我听见楼下传来声音。我想我该起床了，至少要假装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日子。

* * *

艾丽西亚·霍华德把她的路虎停在路边，熄了火，沿着小山坡向那栋村舍走去。这屋子的前门永远不会上锁，所以她打开门，径直走了进去。

站在依旧昏黑的客厅里，艾丽西亚不禁打了个寒战。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继而拍了拍沙发上的靠垫，拿着三个空空的咖啡杯进了厨房。

打开冰箱，柜门上残存着一瓶孤零零的、剩了一半的牛奶，架子上搁着杯过期的酸奶，一点黄油和一个蔫了的西红柿。她只好关上冰箱门，去找面包盒。空空如也。艾丽西亚坐在餐桌旁，叹了口气。

她想起自己温暖富足的厨房。炉子上煮着晚餐，香气四溢，耳边传来孩子们轻快的脚步声和阵阵欢声笑语……那是她的家，她的生活，她生命的重心。

这种反差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她的心情。实际上，眼前这间阴冷凄惨的屋子是她妹妹朱丽叶目前状况的写照：混乱的生活，破碎的心。

这时，老旧的木质楼梯吱吱嘎嘎地响起来，她意识到朱丽叶起来了。看见妹妹出现在厨房门口，艾丽西亚再一次惊讶于她的美丽。虽是姐妹，自己金发碧眼，肤白如雪，但朱丽叶却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异域风韵。她有着浓密的红褐色秀发，一张精致俊俏的脸，最近一段时间的消瘦越发显出她高高的颧骨和那双明亮的琥珀色的杏眼。

朱丽叶穿着一件红色的彩线丝绣长衫，底下是一条宽松的黑色棉布裤子，遮盖着她纤瘦的腿。这是她现有的唯一一身衣服了，尽管和一月

的气温极不相称。艾丽西亚甚至能看见她光着的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站起来，拉过沉默无语的朱丽叶，给了她一个深情的拥抱。

“亲爱的，”她说，“你看起来要冻僵了。去买几件厚一点的衣服吧，或者我给你带几件我的毛衣来？”

“不用”，朱丽叶说。她耸耸肩，甩开姐姐的胳膊，“有咖啡吗？”

“牛奶不多了，我刚刚看过你的冰箱。”

“没关系，我就喝清咖啡。”朱丽叶走到水槽边，灌满电开水壶，摁下开关。

“嗯……你最近怎么样？”艾丽西亚问道。

“还好。”朱丽叶回答，从架子上取下两只咖啡杯。

艾丽西亚苦笑了一下。“还好”是朱丽叶一贯的回答，用来对付那些试图盘根究底的问题。

“这周有约会吗？”

“没什么约会。”朱丽叶说。

“亲爱的，你真的不想再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一阵子吗？我真不愿意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谢谢邀请，但我告诉过你，我很好。”朱丽叶冷淡地说。

艾丽西亚无奈地叹了口气：“朱丽叶，”她说，“你看起来并不好，比上次又瘦多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吃东西？”

“当然在吃。”她回答，“要咖啡吗？”

“不用。”

“够了。”朱丽叶把牛奶瓶扔回冰箱。她转过身，琥珀色的眼睛里满是愤怒，“我知道你这样做是因为关心我，但是，艾丽西亚，我不是你的孩子，我不需要你无微不至的看护，我愿意一个人待着，行吗？”

“好好好。”艾丽西亚轻快地说，试图抑制朱丽叶不断累积的不耐烦情绪，“拿上你的外套，我带你出去一趟。”

“我今天有安排了。”朱丽叶说。

“那我劝你取消安排。我需要你帮忙。”

“帮忙？”

“提醒你，下周是爸爸的生日，我怕你忘了。我想送他一份生日礼物。”

“艾丽西亚，你送爸爸礼物为什么要我帮忙？”

“下周他就六十五岁了，要开始领取养老金了。”

“我知道。别忘了，他也是我爸爸。”

艾丽西亚竭力让朱丽叶保持冷静：“沃顿庄园今天中午会给出它的出售目录，我想我们应该去看看是否能淘点什么给爸爸。”

她看到朱丽叶的眼里不经意地闪过一丝兴趣，“沃顿庄园要被卖了？”

“是啊，你不知道吗？”

朱丽叶下意识地垂下了肩膀：“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这也很平常吧，遗产税太重了。”艾丽西亚说，“听说现在的庄园主把它卖给了城里的一个家伙，价格高得离谱。如今没有哪个家族能负担得起这样一座庄园了。上一任沃顿勋爵走后，那里就只剩残垣断壁，落魄得不成样子。看上去是要花一大笔钱来修缮才行了。”

“真令人难过。”朱丽叶喃喃地说。

“的确，”艾丽西亚说。她很高兴看到朱丽叶至少有兴趣关注此事，“在庄园的日子是我们童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尤其是你的童年。所以我才想看看我们是否能从出售目录中找到些纪念品带回去给爸爸。也许好的东西已经被送去苏富比拍卖了，剩下的全是垃圾。但说不定，谁知道呢？”

看起来艾丽西亚不必再磨嘴皮子，朱丽叶出人意料地点了点头：

“好吧，我去拿外套。”

五分钟后，艾丽西亚已经开着车行驶在布莱克尼这座美丽的沿海村庄窄窄的大街上。向左转，往东走十五分钟就能到达沃顿庄园。

“沃顿庄园。”朱丽叶喃喃自语着。

拜访比尔——她的外公以及参观其花房是朱丽叶童年最深、最美的回忆。外公在花房里种了许多奇花异草，芳香扑鼻。他曾那样耐心地为

她解释这些植物的科属以及它们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比尔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都曾是沃顿庄园的庄主——克劳佛家族的园丁。沃顿庄园拥有一千英亩肥沃的田地，是一笔巨大的财产。

在庄园温暖而热闹的一角，有一间舒适惬意的小屋。朱丽叶的外公就曾住在这里，与其他为这座庄园、这所宅院以及克劳佛家族服务的人们比邻而居。朱丽叶和艾丽西亚的妈妈茉莉就在这里出生长大。

姐妹俩的外婆埃尔希，除了有些许古怪以外，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外婆。她温暖的怀抱永远向孩子们敞开，厨房里总有香喷喷的食物做晚餐。

无论何时想起在沃顿庄园的日子，朱丽叶都能清晰地记起天空的湛蓝清透和夏日阳光下花儿怒放的缤纷。沃顿庄园曾因为盛产各式各样的兰花而名噪一时。让人们意外的是，这原本生长在热带的娇小而脆弱的花儿竟然也能在寒冷的北半球，在诺福克郡的平原上静静地盛开。

朱丽叶从孩提时代起就心心念念地期盼着每年夏天能去一次沃顿庄园。外公那晶莹剔透、温暖如春的花房舒舒服服地坐落在果园的一角，恰好避开严冬时节从北海刮来的凛冽寒风。这里的生活成了她一整年美好的回忆和念想。再加上外公是那样安详和从容，更让她感到宁静祥和。在沃顿庄园，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没有闹钟和日历的束缚，大自然主宰着生命的韵律。

她还记得，在花房的一角，外公的老式贝克莱特收音机从早到晚地洋溢着古典音乐。

“花儿也喜欢听音乐。”外公悉心照料他的宝贝花草时，会这样告诉她。每当这时，待在角落里的朱丽叶会坐在收音机旁的小凳子上，看着外公忙活，自己全神贯注地听音乐。那时她正在学钢琴，感到自己很有天赋。

外公家小小的客厅里摆着一架老旧的立式钢琴。晚饭过后，朱丽叶常常被唤去弹琴。外公外婆总在一旁欣然地看着她纤柔的手指灵活地滑过琴键，赞赏有加。

“孩子，你弹琴有难得的天赋。”有一晚，外公微笑着对她说，湿了眼眶，“千万别荒废了，好吗？”

在她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外公送给她一朵属于她的兰花。

“朱丽叶，这一朵是我特意为你种的。它叫天使兰，意为‘天空的孩子’。”

朱丽叶仔细地看了看这朵小生命，它静静地待花盆里，乳白粉嫩的花瓣精致纤弱，在她轻轻地抚弄下，不胜娇羞。

“外公，”她问道，“这朵花从哪儿来？”

“它来自遥远的东方，生长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迈的丛林中。”

“哦，你说它爱听什么音乐呢？”

“呵呵，它似乎偏爱听一点莫扎特的曲子，”外公忍不住笑道，“而当它快要凋谢的时候，不妨试试让它听点肖邦的。”

朱丽叶的家在英国诺里奇的市郊。她常常坐在通风良好的维多利亚式客厅里，精心呵护着她的花，也不断练习她的琴技。她经常演奏曲子给她的天使兰听，花儿也为她一季一季地绽放。

她一次次地遐想这朵花的故乡，那个遥远神秘的地方。每当这时，她仿佛从英国市郊这间小小的客厅里飞到了远东，置身于广阔茂密的丛林，听着小鸟在林间啁啾，闻见漫山遍野的兰花醉人的香气，沁人心脾。

她想，总有一天，她要亲自去那里看看。外公对那片遥远神秘的天地绘声绘色的描述已带给她无限遐想，激荡着她的内心，在她练琴的时候带给她无限灵感。

外公在她十四岁那年去世了。朱丽叶仍清晰地记得那种失去亲人的痛楚。她年轻的生命过早地体会到艰难，而外公和他的花房曾是她生活中唯一存在的温暖。那样一位睿智的老人，充满着感染力，有一颗愿意倾听的心，甚至比自己的父亲还像父亲。朱丽叶十八岁那年，拿到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外婆埃尔希也搬到了索斯沃尔德和她妹妹住在一起。此后，朱丽叶再也没有回过沃顿庄园。

如今她回来了，蓦然回首，自己已经三十一岁。艾丽西亚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和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而朱丽叶却在

